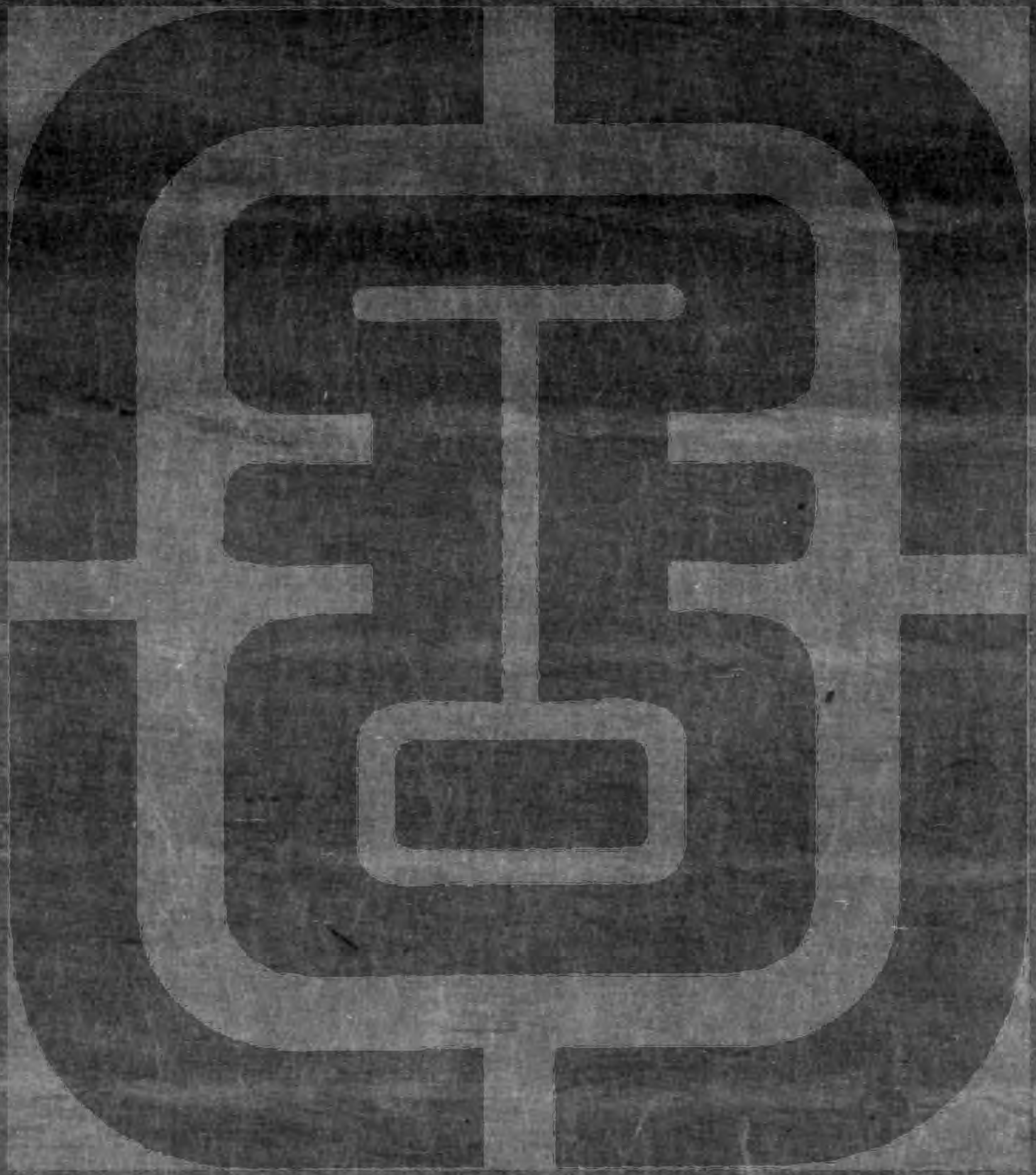


水



10

5

江辰六文集

貴陽 江闔辰六氏著

兄 江源逢其氏

弟 江澄梁雪氏

江湘文江氏同校

卷十五目次

雜記

葛洪西京雜記四則

張華博物志六則

任昉述異記三則

劉肅大唐新語十九則

李石續博物志十則

卷十 王保定摭言四則

沈括夢溪筆譚四十則

東坡志林六則

周密癸辛雜識三則

癸辛雜識外集十二則

癸辛雜識新集七則

山氣六

癸辛雜識後集四則

東軒錄十四則

雜記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群一名逸驃一名紫鸞駟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爲王良俱還代耶齊無善哉矣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

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說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枚舉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舉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舉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曰翹材館以待

大材次日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出西京雜記

地性含水土山泉者引地氣也山有沙者生金有穀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土山多雲鐵山多石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

瓊蛇秋月毒盛無所蜚螫嚙艸木以泄其氣艸木即  
死人樵採設為艸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毒甚於瓊齧  
謂之蛇迹也六畜上山冬雲巖山冬不瓦土風宜黃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皆此類咸卵生影伏  
白鷓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則雌孕金  
鱗鱗以背行快於足奉  
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  
所致也  
上公備物九錫一六輅各一立牡二駟三衮冕之服

赤鳥副之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納  
陛以登六虎賁之士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弓一  
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九秬鬯一卣珪瓚副之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  
者令羊觸之

出傳物志

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  
公道中途二童子云此名蝮史記作媮在地中食死人腦

若以栢木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栢在墓中以防其害

也

江廣文苑集 卷十五 三  
鯉魚滿三百六十鱗蛟龍輒率而飛去一年置一神  
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龜也 出述異記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勅以二月  
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  
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二百餘里鑾輿動  
輶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  
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  
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切  
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徐克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  
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  
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  
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  
木石之疲假使和■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  
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  
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  
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詞多不盡載克  
容各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

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黎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  
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  
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  
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  
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黎小醜  
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  
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報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鵝  
鵠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屬時忙三農並作田  
夫擁耒蚕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  
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  
之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  
以鳳皇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鵝鵠鵠鵠之類曷足  
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稜廓清高居  
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  
之外又何求哉手詔荅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



不識朕意將烏稍多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  
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之權  
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  
忠讜深用喜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荅至言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  
托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  
鞠之義府懼謀洩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  
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  
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

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盡忠事君立名千載吾  
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  
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鸚鳴於獻歲  
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  
庭劾義府曰臣聞誣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  
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  
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  
遂階通職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祇奉皇  
眷而乃馮附城社蔽虧日月託公行私交游群小貪

治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於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摠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二年喪畢而去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帝擢又降崔銑銑先卒

又公主薨同皎子繇爲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勅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殞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耐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諺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

入城三等失出城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  
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  
深納其言

張東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  
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東之考入下課者東之歎曰余  
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  
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荊州長史  
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  
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

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  
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  
長史張東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  
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  
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東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  
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  
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  
堪爲宰相者姚崇曰張東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  
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已崔玄暉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嘉貞落鳧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自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凝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

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并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立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

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  
言事之路立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  
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周  
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  
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  
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立宗曰卿  
第往大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尙簡易善疏  
決論者稱之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

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  
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  
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之斷獄  
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  
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  
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  
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爲友善臣請不  
知則天深加歎異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立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諷詩關國政講易見天心立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畧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立宗自於彩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徐堅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魏徵有大志不耻小節博通群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爲竇建德所執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望乃以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賫布被素褥以賜

之遂其所尙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  
欲徵日婺不恤締而憂宗社之隕徵狀貌不踰中人  
而素有膽氣善得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  
痛惜宋史神宗皇帝天下之  
自漢魏以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爲褒城侯或號褒  
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冊孔子爲文宣王其嗣褒  
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  
國子監冊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官懸八佾之舞詔曰  
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

以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  
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  
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  
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淄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  
睿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赴乃降勅曰朕  
念卿家門忠於王室奪卿情禮以展殊恩屢表固陳  
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遂所請用勸浮薄  
待卿情理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平乎  
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承乾既廢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棋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卽位房遺愛等謀反勅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冀以獲免無忌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

構害良善若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爲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尉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尙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瘡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



石甘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  
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人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  
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  
今伊洛汨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絕雞  
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  
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  
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  
獨臣言兆人咸耳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出大唐  
新語

漢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

元豐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  
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闕逢在  
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曰旃蒙單  
闕丙辰曰柔兆執徐丁巳曰強圉大荒落戊午曰著  
雍敦耜己未曰屠維協洽庚申曰上章涖灘辛酉曰  
重光作噩壬戌曰玄黓闡茂癸亥曰昭陽大淵獻甲  
子曰闕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赤奮若  
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  
則曰修病四月得丁則曰閏余五月得戊則曰厲臯

六月得巳則日則且七月得庚則日室相八月得辛則日塞牀九月得壬則日終亥十月得癸則日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日畢牽十二月得乙則日橘滁

周官天星皆有分野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揚州虛危青州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蟠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栝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鄭司農云保章氏五雲之物二至二分觀雲色青蟲白喪赤兵荒黑水黃豐東方朔別傳云凡占東畔當黑多水赤火山下為災二至二分觀雲色青蟲黑多水赤火山下為災二至二分觀雲色青蟲

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致兵白致盜烏

京房風雨占候曰黑雲如一疋皂二日中一日大雨二疋五日雨三疋十日雨

白蟻聞竹雞之聲化爲水竹雞自呼泥滑滑是也或曰白雞之雄亦能化白蟻

灘鴻能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鶴能巫步禁蛇啄木

遇蠹以芻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鵲有隱巢木鷲鳥不

能見鷲銜避戊己日則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故

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鷺惡艾雀欲奪之則銜其  
中蓋以艾蒿字其巢而產自出鷺亦欲奪其木鷺鳥不  
淮南子曰狠者類知而非知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  
子也慙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  
也葵之於莧也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  
藁本蛇牀之與薜蘿

研譜載天下之研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研爲第  
一端州斧柯山石爲第二歙州龍尾石爲第三

周書曰清明之日桐始花桐若不華歲有大寒

出續博物

志

歐大照文至今不為更改

王堂一盤再

鄭朗相公遇一僧曰即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  
及第卽一生厄塞旣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  
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  
竟如所卜昔不第試坐於中第試草草  
劉生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  
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  
不爲通命外良天不許文章未富貴昔宜師賦詩

王冷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

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  
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漢呂后名娥姁

出撫言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  
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  
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  
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然處太宗嘗夜幸玉堂  
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  
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楚詞招鬼尾句皆曰些

蘇簡反

今夔峽湖湘南北江徠

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縛

訶也

薩音桑葛反縛無可反訶從去声

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  
濟水徑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  
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爽止吐皆取濟  
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  
不載此意

予見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

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卽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及韓渥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群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卽此物也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甄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螯故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卽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螯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六律三日鍾三日呂

夾鍾林鍾應鍾大呂中呂南呂

鍾與呂常相間

常相對六律之間復自有陰陽者納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爲陽紀寅午戌亥卯未爲陰紀亥卯未日夾鍾林鍾應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夾鍾林鍾應鍾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大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

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故皆謂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八八為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為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濁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

中呂當讀如本字作仲非也

至午則謂之蕤賓

陽常為主陰常為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於中呂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於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為陰陽之中子午為陰陽之分也

六壬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為之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水火之神在方左者

方左謂寅卯辰巳午

其後有五將謂天后

太陰真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

方右謂未

申酉亥子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

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者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於君者遇之乃吉

十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之後當

太陰合在後三今二神差立理似可疑也

曆法布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裏抄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於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驎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

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  
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  
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夾意痛懲凡爲新  
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  
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  
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  
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旣而果幾也復數  
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  
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

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旣黜乃吳人  
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  
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  
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焯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  
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  
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  
以公爲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  
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



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  
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  
公命取茶囊群弟子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  
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  
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  
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  
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罷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  
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頻揩磨之揖潞公就觀此  
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旣而密語潞公曰異日

必大貴達卽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  
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  
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  
有其比

道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  
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  
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  
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日敏中門下  
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

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問日聞降麻士大夫  
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日自上即位未嘗  
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  
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  
勲勞德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  
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  
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日見之  
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日向敏中大耐

官職

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僖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

然樞密院題名記天僖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僕射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  
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日臣十日  
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尙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  
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  
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張爲  
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  
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  
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

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  
官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  
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  
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  
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  
緊密如石斲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  
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爲  
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攻也予曾親見攻

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  
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  
下乃爲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疎若敵人  
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爲危道其間更多利其角謂  
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  
脚但使敵人備處多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爲  
法也

錢唐江錢氏時爲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  
澆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澆柱可得良材數十

萬杭帥以爲然既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澆  
柱一空石堤爲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  
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患杜偉長爲  
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爲月  
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  
然密諭其黨日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  
人樂其利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  
堤之害仍歲有之近歲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  
猶不若澆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復可爲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  
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號哭曰吾夫  
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  
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  
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  
夫婦人與聞其謀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  
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寃無以  
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

辨其一二其寃獲伸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爲誠言嘗有人善  
調山鷓使之鬪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  
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  
以所養移其性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  
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  
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  
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雀飛  
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雀與飛古人多用此格  
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  
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豆啄  
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  
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然稍牽  
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荆公  
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

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王意風定花猶  
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  
荆公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  
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倣而爲之  
者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和魯公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疑後貴乃嫁其名爲  
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疑所爲也疑生平著述  
分爲演淪遊藝孝悌疑獄香奩羸金二集自爲遊藝  
集序云子有香奩羸金二集不行於世疑在政府避  
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遊藝集序述之此疑  
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  
物未有印記甚完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画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  
不隱指者爲佳画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  
歐陽公嘗得一古画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  
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  
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

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霞花則房歛而色澤  
猫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  
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  
皆稱我士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  
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  
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  
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卽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  
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  
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  
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唯其無所求於人尙不  
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  
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沾板其  
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  
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  
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待  
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

海虞六文集 卷十五 二十八  
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  
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  
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  
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  
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  
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  
木爲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  
粘不可取不若備上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  
印自落終不沾汚昇死後其印爲群從所得至寶藏

之  
古法以牛革爲矢服卧則以爲枕取其中虛附地枕  
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虛能納聲也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  
石而其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有款誌但漉剥不  
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寃  
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詞如今之搥登聞鼓也  
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寃也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



時在廷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  
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  
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  
木中有止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  
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  
其非僞者其橫畫卽是橫理斜畫卽是斜理其木直  
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兩畫并一脚皆橫挺  
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宣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  
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  
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  
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  
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接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  
蠲螭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  
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  
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尙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  
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

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  
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  
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  
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  
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  
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  
佗異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

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予亦自兩見

如此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

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

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

海棠萱草輩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動雖

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

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鑄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

投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耶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  
今採竹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  
於用木爲筈而謂之箭則謬矣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  
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俳謔題其傍曰混元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  
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  
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

曾有之士人謂之傍不肯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爲備唯  
盛夏風起於顧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  
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多作於午後欲行船者  
五鼓初起視星月明絮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  
至於已時卽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  
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  
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

妻孥懷土之戀兼在外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  
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令  
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傭僦車脚  
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  
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出夢溪筆談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  
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  
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  
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  
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  
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也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  
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  
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南王獻書云五離九  
拆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  
杜子美有桃竹杖引洪武陳下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  
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

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  
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  
弘羊滅族常堅王鉞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  
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惡能爲惡既  
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  
從官必有謀先者先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  
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  
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先  
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  
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過之後復有何  
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趨夢此四者猶有彷彿也如  
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  
得樂處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

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楚人將鉞我於市稱疾卧申公與白生強起  
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乎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  
此穆生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  
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  
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  
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  
衣使杵日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  
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生臧事病

死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  
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

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出東坡志林

前世壘石爲山未見太顯著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  
役連轡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  
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  
或亦朱勔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卞  
山所出類亦秀奇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  
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甯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

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見  
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絕蓋子清  
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峰之大小  
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鉅釘而犀株玉樹森  
列旁午儼如群王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  
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  
峰之間縈迴曲澗澆以五色小石傍引清流激石高  
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  
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荔薜女蘿絲紅葉

碧潭傍橫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然潭中  
多文龜班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窟山絕谷間今  
皆爲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萋然動陵谷之感焉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  
義山詩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開如何  
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覩玉環荆公詩云瑤池森漫  
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輿弄溟渤則是以西王  
母爲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侍女與上元夫人  
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

耶云兩疑耳其土開跋然傾土云夫人亦奇則疑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  
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父  
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  
父客二字甚新

出癸辛  
雜識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晁氏解曰陰能順  
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爲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爲水  
沃則滅矣晉紀瞻舉秀才陸機之策曰陰陽不調則  
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

泉而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

汝水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

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威沸湯

浪注安能長魚鱉僅可燐狐兔晦菴詩云誰然丹黃

燄爨此玉池水蓋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碧石故

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

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朴子云水性純

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又

列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



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燄猶曰火熱熱者  
多也然則火寒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爲  
無耳海亦以杖擊之火星勃然腐草化而爲螢光可  
照物非寒火乎

唐書宗室世系表敘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  
李宗者魏封於段干木大夫按史記老聃之子宗爲  
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  
功封于段干審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  
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

有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皆以  
因邑以爲姓故木與朋綸與崇越人皆其名而子  
生則男子之通稱耳風俗通姓氏註以爲姓段名干  
木恐或失之蓋戰國時自有段規疑與段干自別若  
是唐史之說則段干木姓李名宗爲魏將有功封於  
段干若史遷葛洪之言則段干木之言魏文侯所以  
師而敬之者恐別一人耳姑書其說以俟博識者訂  
之

劉貢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

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塲萬鬪體其意蓋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於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

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論用荆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則此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尙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坡翁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

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兒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聞也其意亦出此馮必大詩云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清涼水冷却秦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冷之水寧無所喜項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茫茫尙無

人世團樂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於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挾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錢舜選詩云項羽天姿自不仁那堪亞夫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云羽之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夫獨不當試曉之耶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

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  
之祭分合一議自昔諸儒之論不知其幾今姑撫二  
蘇之議言之東坡則據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  
天地也以爲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穎濱則據周禮  
爲說謂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其後朝  
廷迄從坡說合祀以至於今焉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  
卒文定夫人夢太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

死矣遂抱以爲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  
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  
移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  
遺一卷遂爲名儒及貴顯不復爲本生母持服爲右  
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常  
於謫所著書史管見數十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  
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  
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等語甚  
多蓋此書有爲而作非徒區區評論也及論漢宣帝

立皇考廟曰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  
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稱謂  
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降所當降殺  
所當殺不敢交集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策  
帝議立定陶王後曰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  
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貴爲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  
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  
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云云其論晉出帝追封敬儒  
爲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

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  
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爲此論者  
是皆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彰前  
輩蓋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議先儒  
也若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爲是無定者皆父  
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爲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  
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  
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大  
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也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堊  
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  
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  
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俟  
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  
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群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  
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  
脛絕不可起往往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  
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

鑄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  
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  
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恠亦何所不  
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引  
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  
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華  
字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三山蘇大璋頤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  
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言旣試將揭榜同經人

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携此狀入院徧示考官謂設如所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卽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翊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翊之子樵樞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尙也

龔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方欲竭吏才恐聖門之鳴鼓語

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郊天用辛新也釋奠於夫子用丁文明之方也不用丙丙乃陽干之終丁乃陰干之始也如祭祀用戊戌乃陽土故也禮大祥後卜祭日不丁卽云亥取陰干之始陽干之終事死之道也又見月令

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庶獨於蔗從庶何也惠卿曰凡草種之則正生其蔗種之則旁生上喜之

俗傳胎骨經雖曰無稽然出於醫書淮南子云精神發於天形體秉於地一月而膏二月而朕三月而胎

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

九月而躁十月而生亦此之謂也

出癸辛雜識外集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筭云若干純若干

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又曲禮

問天子之年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漢食貨志顏

註云設數之言也干猶個謂當如個數也亦曰如干

文選任參升竟陵王狀食邑如干戶註云如干戶卽

若干戶也然又爲覆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

干惠若音人者反釋文云以國爲姓然則若干又國



名也昔晉人嘗以縣文云以圖然於然佩於干父圖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  
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

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

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卽見

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

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事見羅春伯聞見錄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

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

克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

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

自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

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尙有

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

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

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

作鵬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

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父其叔  
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  
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  
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害舟遽離席岸謝立津  
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  
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  
生徒自給永守林岳亦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  
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  
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

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  
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  
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  
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  
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  
合惟善僉樞云  
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適大雷電以風黃壇燈燭皆滅  
無餘百執事鱗沛離次已而風雨少止惟子階一陪  
祠官雖朝衣被雨淋漓而儼然不動理宗甚異之亟

遣近侍問姓名則趙涯也時爲京局官未幾除監察御史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出行必避之  
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之說謂此三日卽  
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  
說頗有理因圖於此

共四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三	初二	初三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初三	初二	初三	初二	初三	初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初二	初三	初二	初三	初二	初三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初五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三	初二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三	初二	初三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初六	初五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三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  
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  
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  
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  
特易文種爲書種耳練兼善嘗對書太息曰吾老矣  
非求閔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兼取

二公之說云

出癸辛雜識新集

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爲髯閣以其多髯而善  
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其甫云范伯達嘗目存中爲

髯鬚謂其形則髯其所爲則鬚也

臨平明隱寺尼大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  
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  
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  
九岡上而作太清宮於九五岡上百官府皆九四岡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  
黃土阜夔稷契伊周一人一箇髑髏大都四五千年

著甚來由發顛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過  
喫得升半米日夜宮宦女子守定終久斷送你這潑  
命說甚公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管甚宣墓敕墓精  
魂已成魍魎姓名標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總  
無緊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語亦可發一笑也

出癸辛  
雜識後

集

雷德驥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  
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  
德驥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不

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  
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驥奏事雖在燕處必御  
袍帶以見

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  
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  
中令熟視之名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  
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  
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

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  
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答獎進今復爲吏得  
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  
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  
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  
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  
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御史有閩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  
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挺

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  
挺此語誼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  
諷爲中丞聞望甚峻聞吏每聲諾必橫其挺一日范  
視事次聞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  
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邪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  
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  
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  
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  
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  
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  
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旣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  
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視今將就試宜稍溫  
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棚孩兒  
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旣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  
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  
而笑曰苗君竟倒棚孩兒矣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汚狼籍

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旣聞而不  
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擿不然臺  
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  
卽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速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  
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  
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  
可惜也沂公不喻時耿爲侍御史遂以轉運使耿拜  
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枝  
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俗而其校應對詳明動  
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  
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  
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畱校於  
行臺俾之幹事耿子不肖私納校玳瑁器皿洎至閩  
中耿盡發校所言之事旣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  
首常納禁罷於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  
耿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  
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

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  
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  
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  
張在蜀禁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煅汞爲白金張曰  
若能一火煅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卽市汞百兩俾  
煅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  
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煅爲一大火爐鑿其腹曰充  
太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  
之人伏其不欺也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  
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  
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賤耳  
於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  
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  
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  
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  
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  
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榮產以殖私多役兵而



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宋鄭公庠初爲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學才望可大用者候兩府有缺進名是時魯魯公公亮爲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之鄭公蹙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測而退明年樞副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曰召張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是先朝狀元

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稱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屢歷將來兩府有關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鑒皆類此也

允祿卿鞏申侏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

件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搯笏開籠  
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  
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  
股大卿與丞相放生英靈昔既血  
有朝士陸東通判蘓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  
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  
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  
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  
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  
叅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蘓州日於人面黥  
起草者乎

皇甫泌向敏中之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  
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  
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  
與泌離壻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  
遽離宸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  
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  
及畢下殿不覺拔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

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翊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會得日錄內文敏中固不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其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爲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

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  
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  
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  
歎曰貧之爲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  
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出東軒錄

歐陽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文正公集卷之六十四

江辰六文集

貴陽

江闔辰六氏著

兄

江源逢其氏

弟

江澄梁雪氏

江湘文江氏同校

卷十六目次

雜記

羅大經鶴林玉露三十五則

王楙野客叢書三十四則

卷十六目次

張邦基墨莊漫錄九則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十一則

黃侔揆說一則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五則

蠡海集六則

孫炎憲北夢瑣言四則

冷齋夜話一則

周輝清波雜誌五則

姚寬西溪叢話四則

子俞子螢雪叢說二則

後山居士詩話二則

孫升孫公筆談五則

河東先生龍城集三則

雜記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于埭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于雲霄而條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

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下于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能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二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惟特甚  
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甚陋也曹子建辨  
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  
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  
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  
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  
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  
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  
末年迺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耶節食服藥差可少

病耳此論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  
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  
來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余家深山之  
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  
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  
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  
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  
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窻下



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  
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  
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  
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  
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  
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  
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識其妙者  
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于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  
頭塵息息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  
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  
之說夫子斥之至于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  
刪定繫作其功至賢于堯舜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  
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  
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  
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爲揣摩游說之計

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武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于一日人才歲衰于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于子

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

獲預慶事名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日可便得愈乎  
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  
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  
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  
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  
孰親况于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糞糠藉  
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  
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  
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  
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于如此亦可  
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爲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  
愛富貴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人之好名有甘于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  
可笑之甚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  
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

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  
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  
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  
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  
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  
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  
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  
堂飯食夜則卮酒盃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與家長率

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手  
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  
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  
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一生  
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  
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  
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漢翟公爲廷尉旣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  
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于擯棄之時任安不負  
衛青于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  
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  
馬公當其在朝書問絕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  
又高矣至于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于瘴  
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不可容假也于官與公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  
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

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  
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  
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  
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  
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  
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  
曰正是如此人無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于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爲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

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鳥  
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  
日磬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逆知其可以託孤寄  
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  
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  
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  
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  
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惟有大力量方

江居文集 卷十六  
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  
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蓆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于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鸚鵡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汚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羣蛙羣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

江表文集 卷十六  
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  
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  
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  
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  
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  
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  
如蠶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  
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爲莫已敵  
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

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  
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  
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  
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  
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  
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  
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  
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



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王豪兇人也  
以貨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  
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  
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  
夜半忽聞其人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  
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  
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  
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

欲爲檜父立祠于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  
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  
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大  
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  
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

乎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  
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  
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

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

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知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蓋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

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畧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畱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日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井亭燒以

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日今夜誠寒亭敝矣正欲改造  
更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  
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  
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于倉  
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  
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于  
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  
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同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  
刻從善命于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

長沙欲于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自  
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錢一百  
貨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于是瓦不可勝  
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  
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  
日空腹奈何炳日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攜  
竹籬木桶浴市民之門日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  
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  
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

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于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于朱五

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  
酣其兄全昱忽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  
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于汝何  
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  
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又賢兄  
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  
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  
詩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

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  
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  
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  
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  
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  
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畱事  
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其姓名俛而  
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

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姦細公後嘗于河北  
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于鉏麇矣孰謂世間無奇男  
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  
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  
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  
日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  
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  
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

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  
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  
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包恥是男兒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  
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于姦富之家矣悲夫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  
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  
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

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  
斧斤鳩毒每在于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  
非關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  
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  
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  
處之棕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  
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  
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

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  
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  
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  
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  
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  
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  
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  
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棕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  
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



初雜揚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  
朕方責己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日本朝輔弼  
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末命植  
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當時若從  
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旣開厥後秦檜專  
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  
崑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  
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艸沒苔侵棄道周誤

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似只爲當年不與謀  
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一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  
世包彈矧士大夫其于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  
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  
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于劉向  
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  
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  
坡作方叔幾于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

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目五色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

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

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入間魏博  
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  
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  
猴部頭朱溫旣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  
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于昭宗之猴矣

出鶴林玉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疎畧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爲  
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畧載此固失矣然

猶得其姓名可以傳于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  
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  
詔于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于鄭  
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  
于匈奴中此事見于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  
鄭君之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  
有椎霍光名符璽郎求符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  
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  
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

知符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  
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遜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  
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亦謂絲竹筦絃重複僕謂  
不然絲竹筦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  
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  
朗見潘安在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  
歸田賦安可謂春閒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  
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

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  
文詞強爲春閒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之不  
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曾漫  
錄亦引張禹傳爲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漢書  
誤此說爲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甯成傳未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  
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與  
大將軍抗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  
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

在二千石列肆爲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屠蓋亦知所處矣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絳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爲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

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公之誣因思天下人蒙曖昧之寃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脫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前漢書曰買田自置邠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爲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

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于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子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

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于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薊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蘖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

絕其疑也。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于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籍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園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言甲拋于雨，爲金所鎖；鎗卧于苔，爲

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弼以綠沉甲，是也不知金鎖甲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香冥，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隱所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卧于苔爲綠所沉邪？竹坡謂以綠沉爲精鐵，則金鎖甲當是何物？僕謂金鎖甲者，卽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錢。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

言鎗卧于苔爲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抛于兩爲金  
所鎖尤爲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  
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  
人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  
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  
騎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  
風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  
物爲綠沉哉庾綽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爲竹見亦  
未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

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  
色之深者爲綠沉也吳魯漫錄論苔卧綠沉鎗不取  
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爲何等物耶

宋景文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餠字思六經中無  
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餠字虛負  
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箋  
今之餈糕安謂六經中無此字耶又觀楊雄方言亦  
有此字茗谿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餠字惟崔  
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餠沽酒之語僕謂景文詩



劉郎不肯題糕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茲豈古人詩未  
用糕耶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  
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于廬  
江今土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  
灊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灊天柱山  
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卽廬之南  
嶽非有異也按廬州古廬子國卽春秋舒國之地張  
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

縣漢武帝移嶽神于天柱天柱亦爲霍山是則霍山  
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三  
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糕  
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  
陽敬弔伯夷論語注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  
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  
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  
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  
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爲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群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于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及附其徒平生志節于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

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于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爲終身之累是稹做著子厚做不著且子厚一廢不起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知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于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于弟兄別莫痛于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敞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于已而至是哉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平日所以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真而不問但

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之故觀其詔曰廼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本心使顯等稍自俊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愈益彰露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氏大出于不得已豈故設筭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晉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敘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入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其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

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于武帝韓信始伐魏既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相直也信曰豈子耳遂進擊魏益爲疑兵陳船于臨晉而伏兵于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爲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尙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

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爲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歛兵旁次覘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于泚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于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

二國最爲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之取燕以之援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于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不用于魏廣武君之策不行于趙而反行于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爲漢家之人傑也與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

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為難且以後漢杜  
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  
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  
復使河東翦賊賊徒拜成舉令且詩自功曹超三遷  
為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為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  
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  
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詎凡七為縣不以為煩蓋以此  
也今人為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才孰  
肯希于再試乎

無垢先生為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日子韶郎中  
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  
疑之或以問唯室日今為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  
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為識體僕伯祖公  
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伯祖猶  
為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  
貴毋稱其字伯祖日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  
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為嫌人嘉伯祖之不  
屈服許公之有量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爲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爲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死其弟修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非五五者則以爲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爲至孝銘爲考憂

釋紼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于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尙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爲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傳世語不備良于紉五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爲工僕謂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

雨聲相亂曰金殿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湘漸歇曰  
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  
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于滕王閣  
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  
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  
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  
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  
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  
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

遠樹與孤烟共色日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烟霞

對賞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于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于  
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  
于有過之地季布爲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爲  
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郡賈誼通諸家  
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爲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  
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  
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



腐刑緹紫言妾父廉平則怨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遂復其故職至于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出于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于賞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于文帝之仁乎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于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真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尽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輕衫

褫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卽今之脫釧安  
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  
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  
賞焉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  
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于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  
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于逆旅溫  
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流  
落至死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攬擾場屋  
黜爲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說上  
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  
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  
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  
說齊映爲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爲銀餅高  
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  
不知先此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  
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必稱高

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  
矣事見鄒子前漢書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  
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  
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傳焉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  
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  
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  
于孔叢子夫豈未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  
者何可勝數往往見于傳注碑刻雜說姑表卷二出

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  
並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亢字  
公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注舉陶字庭堅見左傳孔  
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端字執嘉  
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  
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  
見列子鄭子真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  
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  
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

明見陳畱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  
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  
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並見碑  
彭祖姓篋名鏗見姓苑篋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  
胡如村乃作賤字用干姓編亦然非也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己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  
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  
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  
羽林虎賁幾千人至尙書省詬罵直造仲瑀之第屠

滅其家群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  
中小釵爲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于此  
爲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  
徒知銳于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  
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  
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  
徐爲一鎮至宋乃爲南兖州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  
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

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于不契  
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地如韓臯謂諸  
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  
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  
大觀圖經謂黃霸冢蓋霸嘗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  
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  
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尙存不知漢之淮南王正  
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  
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

焉當時改言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也然  
煬帝戀江都之盛而不歸竟死于廣陵得非廣陵之  
名爲煬帝先識乎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楚辭中語僕觀  
相如美人賦又出于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  
如候之爲美人賦蔡邕又候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  
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  
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轉  
規倣以至于今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規倣  
儼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儼客難者有  
解嘲達旨實戲之作子無新意僕謂古人制作動有  
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爲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效  
之爲靈光殿賦何晏常誕夏侯玄爲景福殿賦宋武  
帝劉義恭何尚之爲消暑殿賦又如楊雄爲蜀都賦  
其後班固儼之爲西都賦張衡爲南都賦徐幹爲齊  
都賦劉楨爲魯都賦劉邵爲趙都賦庾闡爲揚都賦  
以至本朝周美成爲汴都賦轉轉規倣以至于今曹

植潘岳庾闡皆有閨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  
賦山居以居止爲賦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閨  
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已嘗有此作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  
然寶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  
深致詰者後世之少者非恃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動  
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今人  
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四王啓事曰張方劫帝  
西遷輦真珠百餘斛今內府之儲又不知有百斛否

金猶有鎔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蠹耗雖南渡以前亦不聞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理詰之者也以三分之吳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珠多不言可知今人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讖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生日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手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

哉今人或以頓首施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尙左手女跪尙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三人而已單謚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複謚文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謚文者十

九人單謚貞者四十人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謚未免過許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友第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爲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



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訢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鄒鳩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

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袖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克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句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

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  
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尙數十  
條如鶴以怨望鳴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嗔雀以  
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轉鳥以悲啼鳶以饑鳴鴿以  
絮疾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鶯飛則蟻沉鴟鳴則蚓結  
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  
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  
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  
白僕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

交頸野鵲傳技此以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鵲  
鵲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鵲覘鳥無肺胃蜃  
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  
謂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  
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出野客叢書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  
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  
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荔枝皮不可燒其香引屍蟲

東坡爲翰苑元祐三年供端午貼子有云上林珍木  
暗池臺蜀產吳苞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于粽  
裏得楊梅每疑粽裏楊梅之句玉臺新詠徐君倩共  
內人夜坐守歲詩酒中喜桃子粽裏覓楊梅今人未  
見以楊梅爲粽徐公乃守歲詩楊梅夏熟歲暮安有  
此果豈昔人以乾實爲之耶東坡以角黍爲午日之  
饌故借言之耳此陳詩之昔會錄及曹如春飲史以  
兵部郎中莫卞居塲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  
姓莫人作狀元卞出迎之乃云名儔非卞也時卞已

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儔後二十四年儔作  
夫魁卞對賀客言之語自是始末隨類地事及金詩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卞入酒酣  
玉觥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  
其對甚新也

京師五嶽觀後凝祥池有黃色蓮花他處少見金曾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  
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  
喜霸之能寫真画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圍人太僕自

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殊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闈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羨墻之念及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圍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爲鷺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群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蓋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臥于栢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

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不飲而食之生曾豈非也晁文元公迴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于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咸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

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憤  
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泂流三十里鼇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曠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于壁云波穿火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木

底蛟龍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長孫枝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法網必爲之儻不諾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

許之祭曰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  
患爲可憐憐然不敢少解豈獨若是乎近時士大夫  
家亦漸習此風士大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  
子之易惑故牽于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嘆且  
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福以  
饗饗于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于獄也  
瀆也古先賢有功德于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吾  
敢不歛奉之乎所謂卽者姑者安能禍福于忠信之  
士吾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爲一革之木居士旣

爲令之所焚矣彼庸髡者復假托以惑衆此尤可笑

出墨莊  
溫錄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  
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  
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  
浚作相也

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  
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  
此猶不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

得于河朔有喬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  
立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亦願乃賜田十頃  
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于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蜀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  
燃無烟耐久邛州出鐵烹煉利于竹炭皆用牛車載  
以入城

青城山上官道人巢居食松麩年九十矣人有謂之  
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喑一語不肯  
答予見之于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

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  
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  
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  
復言喑矣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云嘉問敗壞  
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尙能  
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  
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子按周顯德錢文曰周

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  
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爲錢文至今皆然  
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實錄所載亦同然今  
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于  
熙寧則此名乃或出于熙寧以後云  
晁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旣以壽終又贈  
司空尙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修史之  
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于人齊亡之歲豕被發  
棄骨于外得禍亦不輕矣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  
其後策題寢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曆初  
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北戶錄云廣人于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  
按此卽禮所謂蜃醢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  
人以鼃祭宗廟何足恠哉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  
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簣揚  
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



紹興間嚴州太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四傍草木廬舍此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韓魏公聲雖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

事皆非人臣之相出老學庵筆記

大叅王公子明未貴時待一倅闕夫人嘗夢有人見

呼運使恭人喜以語公公亦自喜將為監司後果為

浙漕而夫人死其後公登政府始知前夢神告其止

于為運使妻爾黃倅

黃倅 揆說

祥符中趙德明上言本國饑來借粟百萬斛大臣皆

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且獨請具粟如其數于京師

詔德明入京來取德明大慚嘆朝廷有人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

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仁

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王師所以屢敗由大將不

足以統一裨將人大自用故遇敵輒北劉平已來敗

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平賊

願勿憂仁宗乃詔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

民事則與孫沔余靖同議及捷報至上喜謂莊敏曰  
嶺表平殄皆卿之力也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朔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來昔梁百萬橫大

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日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爲得輔臣之體忠定公爲御史中丞一日于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

參知政事溫仲舒爲卿弟及他語尤鄙錢希白所撰公誌曰彈執政之事失公以非所宜言失人臣體遂彈奏之齊賢辭者此也

溪以為恨後於上殿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  
 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前任翰林作齊賢罷相  
 麻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中  
 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  
 以臣假手于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  
 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于龍圖  
 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顧黃門于御几取常所執  
 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于几  
 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出澠水燕思良詩  
談錄

紫闕色而天垣稱紫微豈非寓意之精乎夫紫之為  
 色赤與黑相合而成也水火相交陰陽相感而後萬  
 物以之而為生萬物以之而為生是故為萬物之主  
 宰矣

凡掘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矣  
 其故何也蓋萬物藉氣以為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  
 質為之損也

人之水溝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中蓋居人身天地  
 之中也天氣通于鼻地氣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氣鼻

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或曰人有九竅自人中以上者皆兩自人中已下者皆一若天地交泰之義者則鑿矣

或問三魂七魄之說答曰此洛書九宮之位三居于東七居于西東為木主藏魂者肝也西為金主藏魄者肺也

鷄鵝鴨家畜不能飛其他野禽皆能飛或曰家畜皆卵內即生毛故不能飛野禽皆卵外生毛故能飛又曰家畜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多故不能飛野

禽則雌雄皆抱伏故能飛也二說皆通

月忌之說術家以為廉貞獨火故為忌者謬也此乃

以洛書九宮推之初一起一宮二日二宮三日三宮

四日四宮初五日則入中宮中宮為星極之位至尊

之地在臣民當忌避故日月忌至于六日六宮七日

七宮八日八宮九日九宮初十復至一宮如此循環

數去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

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也

出蠡海集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彌成

聖政今我得魏暮于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  
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暮右補闕委舍  
人善爲之詞又問暮曰鄉家有何圖書暮曰家書悉  
無唯有文貞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  
在笏文宗曰鄉渾未曉但其崇之義非要笏也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脩進常患口食不  
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食爲寺僧所厭自此  
乃齋後扣鐘異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臺座連  
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

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  
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  
侯攷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  
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  
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  
揚州佛寺詩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  
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閭早見遇修黃繇齋道士  
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身痛叫云中箭速請筆

硯口占一詩云蓋國深恩不易讐今離繼母出他州  
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速休頃便卒天復辛  
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  
至孝繼母聞于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卽親  
母可知也豈可以繼而同行路哉薛事足垂戒矣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于鴈門  
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媪慢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  
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媪異之遽起親奉  
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

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瘦語事帝曰老媪遜言懼吾

辱耳後果如其言

出北夢瑣言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  
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  
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  
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者

兩客乃尔可笑耶

出冷齋夜話

神慮澹則氣血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舉云  
是爲養身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于公

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爲修身之要皆可銘于座右  
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鴉鵝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間宗室爲爐次索炭旣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嘗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特借以諷諫

豈識世事艱難

焦德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特借以諷諫

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某苑花竹皆取于四方在塗之遠巴至上林則已蕉也上大笑亦猶鋏澆焦燒四時之戲播以鋏木以澆旣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識也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爲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屢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唐裴行儉破外國得瑪瑙盤廣三尺出以示諸將爲

軍吏捧盤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  
爾爲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二玉杯玉盤觴客次籍以  
編寘於案爲執事者觸案碎于地非但一時畧不變  
色竟無追惜之意與夫呂文靖俾小姬擊寶器入書  
室故戒及門若足踏而仆試諸子度量古今之事若  
合符節

出清波  
雜志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九雲氣之異問宋玉  
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  
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自王王令玉

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  
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  
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  
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近得一夾鏡大鼻扣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  
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  
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最難得  
台州杜瀆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與僧對  
坐忽聞屋瓦有聲火炷一線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



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于背不見久之復  
爲一線飛去出屋卽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且舉衣  
視之背後袈裟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椀脊下燒  
一圓瘡瘡楚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  
之月餘遂無事惟異如此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  
作戟武閣豈凌烟先名戟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鉉  
碑亦云圖形戟武閣出西溪叢語  
歷仕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

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舊諸史賦如張良傳此賈用赤松子對黃石公  
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  
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

訣也出螢雪叢說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  
黃魯直惟嘆以爲異事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出後山詩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  
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  
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  
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胃中治獄多所  
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  
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  
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

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陽城謫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弊城各  
以一縑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縑皆在神坐  
側今刻石載其事

范文正少養于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  
卿宅是也文正學于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  
以療病極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游遠  
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  
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

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

出孫公談圃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爲褚元亮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

而賊遽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旣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卽仲卿作也

出河東先生龍城集

本爲十卷異而乳文以中載林也  
 出何來武主  
 圖曰非曹蘇子藝少林陳鴻錄錄  
 中書特子藝集  
 爲序博長文而乳之辨非衣劉辨  
 爾外源諸之去處  
 末外限言某序文集去製陳李凡  
 公當各出一部青  
 轉外源一且裏一息前少平風矣  
 高查概心人少其  
 而規幾與兵火安茶兩源則數  
 轉林出對





